



## 第五章 說客



每當他赤裸著乾瘦的身子，騎在這些少女們柔嫩豐腴的胴體上，就變成了一頭兇悍的猛獸，又啃又咬又撕又抓，瘋狂地蹂躪踐踏，像是在不顧一切地發洩著胸中的仇恨。

—

把西施、鄭旦等五十多名美女送往吳國已經三年多了，聽說她們已經成功地迷惑了夫差。特別是西施，簡直成了夫差的心肝、靈魂，出則同輦，坐則同席，臥則同衾，如影隨形，幾乎晝夜不離。「美人計」開始發揮效應了，夫差不僅明顯地荒疏了朝政，也很少親自檢閱軍隊，督察各種軍事訓練。他把國內的許多大



事，都一古腦兒推給了伍子胥和伯嚭等朝臣們去辦。

但是，越王勾踐並沒有感到半點輕鬆，心情反而越來越陰鬱。吳國的國力並不見有稍許衰落的迹象。伍子胥、文之儀、王子地、王孫駱等一幫文臣、武將們，仍是那麼兢兢業業，勤於王事，謹慎周密地處置著各種軍政大事。吳國的百姓們仍然各安其業，悠然自得地過著太平日子，並沒有任何反對王室的事情發生。這一切，就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勾踐的心上，使他憋悶得喘不過氣來。

興越滅吳，復國報仇，這只是一個遙遠的、撲朔迷離的夢，什麼時候才能變成現實呢？難啊，真比登天還難。

越國的國都已於半年前從諸暨搬遷到了會稽山下，這裏記錄著他的奇恥大辱，一草一木，一峰一石，都時時提醒著他念念不忘報仇雪恨。

新都比舊都大出了近一倍，王宮建得殿堂巍峨，富麗華美。但是，勾踐仍然不肯搬進後宮居住，依然在寢宮外另建了一個小土屋，每日裏臥薪嘗膽，從不間歇。他無數次指天發誓，不亡吳國，絕不走進寢宮半步。

他每夜都獨自居住在小土屋裏。他與越后劉氏已經只是一對徒具形式的夫妻，不僅肉體上不再接觸，就連感情也變得十分冷漠。





不過，在男女情事上他卻不甘寂寞。男歡女愛，人之大倫，這並不妨礙他的復國大計。當年在「美人宮」裏見到西施、鄭旦，他也曾經怦然心動。自己國家生出了這麼漂亮的尤物，卻要拱手送給仇敵，自己這個當國王的卻不能享用，這讓他感到齧心蝕骨的難受。只是爲了復國大計，他才強忍著沒有染指她們。若非如此，他說什麼也要將這些妙人兒占爲己有。

送走西施她們以後，他便祕密地讓宮內的宦者微服出訪，爲自己挑選了數十名十五、六歲的小美人送入後宮。這些美人兒雖然再無一個能及得西施那樣天生麗質，但也青春年少，鮮嫩欲滴，聊可解饑。他每天夜裡都傳喚一個或幾個小美人兒到土屋中侍寢。但這純粹是一種動物式的交媾，是一種性慾的發洩。

每當他赤裸著乾瘦的身子，騎在這些少女們嬌嫩豐腴的胴體上，就變成了一頭兇悍的猛獸，又撕又抓又啃又咬，瘋狂地蹂躪踐踏，像是在不顧一切地發洩著胸中的仇恨。他閉著眼睛，把身下這些肉體，想像成是夫差的妻妾、後妃，是夫差的妹妹，夫差的女兒，甚至是夫差死而復活，反老還童的母親。每當此時，他便感到了一種巨大的滿足和強烈的快感，迅即進入高潮，然後轟然倒塌。

每每一夜下來，這些少女們身上便青一塊紫一塊，甚至有些地方被撕咬得皮



綻血流。勾踐卻連看都不看她們一眼，儘管她們已經兩眼中蓄滿了淚水。這些人只是他的泄慾器具和幻覺中的復仇物件，對她們絕不能賦予任何感情，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感情可言。幾年過去了，幾十名少女被他輪番蹂躪了不知多少遍，他卻連她們的模樣都分辨不清，連名字也叫不出來。

今天夜裏，他又以什麼「三春驢」、「三秋狗」等種種姿式與一個少女折騰了半宿。事畢之後，他身子往旁邊一滾，便呼呼地睡了過去。

天剛放亮，他照例按時醒來，便要披衣下鋪。那個少女卻是一夜不曾合眼。不知是因為被他的粗野喚醒的原始欲望情猶未盡，還是因為有事求他，竟大著膽子抱住了他光裸的大腿。萬沒料到他卻突然光火了，暴怒地喝道：「滾！你這條騷母狗，臭婊子！」狠狠地一腳將她踹倒在草鋪之下。那少女強忍住啜泣，驚恐地匆匆穿上衣褲，一溜煙跑走了。

勾踐穿好衣服，在那顆苦膽上猛地吸吮了幾口，皺著眉頭，強忍著噁心。然後提著寶劍走到院子裏，對著假山後邊他心目中虛擬的夫差練起了劈刺。

這是他數年如一日的晨練功課，今天格外的認真和賣力。早飯之後，他將與范蠡、文種一塊，去會稽山校場觀看練兵。昨天范蠡告訴他，他終於說服了南林





山大俠陳音和其女兒南林劍女，從今天開始教授越軍劍法和連弩神箭。

會稽山大校場上人山人海，喧聲如沸。兵士們列成整齊的隊伍，在裏面排成一個方圈。外面則是從遠遠近近趕來看熱鬧的百姓，站在山坡上的，立在高坎上的，許多年輕人則爬到了附近一些大樹上，翹首等待著觀看今天的好戲。當勾踐、范蠡、文種、諸暨郢等走上北面觀禮台時，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排山倒海般的歡呼：「越國萬歲，萬萬歲！」

校場的正中間，高高的豎立著一根十餘丈長的旗竿，上面飄揚著一面長三丈、寬兩丈，中間繡有碩大「越」字的紅色大旗，在瑟瑟的山風吹拂下嘩啦啦作響。旗竿不遠處，南林劍女身穿青色緊袖短衣，白色寬腿長褲，腰繫金黃色絲條，一塊絳紫色的方巾包住了滿頭秀髮，一手握著一柄竹片削成的長劍，英姿颯爽地站立在那裏。

范蠡看看勾踐，見他微微頷首，便將右手中的一面小旗輕輕舉起，立時螺號長鳴，金鼓震響。從四面方隊中湧出了上千名壯士，走到了離南林劍女不遠處，向她致禮，然後站定，手中各持長劍。這些人都是從各部伍中精選出來的擊劍高



手，是南林劍女要教授的第一批人。待他們學成後，再回各自的部伍當教官。

「勇士們，」南林劍女環視他們一眼，微笑著說道：「你們可以單來，也可以群攻，劍下無須留情，要像在戰場上面對你的敵人一樣猛烈狠劈。若有一人能擊中我，大王自有重賞，我亦認輸。不過，凡是被我的竹劍擊中的，則應退出場外，不得再戰。因為若是在實戰中，你已經不復存在——來吧，動手吧。」

便聽一聲輕呼，早有三十多名精壯矯捷的勇士兇猛地撲了上去，長劍齊出，直向南林劍女的要害刺去。寒光閃動，如銀網罩頂，眼看著南林劍女將難以脫身。不料她卻不慌不忙，就勢一個旱地拔蔥，身軀旋轉著騰空而起，霎時落於圈子之外，隨即反手橫掃。那些勇士們尚在愣怔之時，已有二十多人後背上各被掃了一劍。說來也怪，這竹劍竟比銅劍還鋒利，那些人的衣衫竟齊刷刷地綻開了一道裂縫，皮肉卻毫髮未損。

一招未過，已有二十多人敗下陣去。忽聽一片喧譁，又有一百餘人衝了上來，一層又一層將南林劍女團團圍住。南林劍女全無懼色，閃轉騰挪，上蹿下撲，矯若遊龍，迅如鷹隼。那柄竹劍看似柔軟纏綿，與鋼劍相碰，卻鏗鏘有金石之聲。





凡被擊中鋼劍者，頓覺有千鈞之力襲來，手臂發麻，步履踉蹌，手中劍或被斬折，或被擊飛。轉瞬之間，又有數十人被劃破了衣衫，有十幾人已經仆倒在地。

校場四周圍觀的人們看得眼花撩亂，不時地發出一陣陣震耳欲聾的喝彩聲。

一批一批的兵士被竹劍擊中退下去，又有更多的兵士衝了上來，圍攻的人越來越多，南林劍女的動作也越來越快。到了後來，這些勇士們只見她的身影在前倏然閃過，像一股黑色的旋風，又像一道黑色的閃電，已經分不清她的面目，更看不清她手中竹劍的指向。一群人竟像一窩亂蜂，東撲一頭，西撞一陣，在懵懵懂懂中，早已稀裡糊塗地被竹劍擊中。

勾踐、范蠡等人，在觀禮台上也看得瞠目結舌，如此迅捷高妙的身手，如此出神入化的劍術，令他們大開眼界。勾踐喟歎道：「真想不到，山野之中竟有如此神勇之人。有此人授劍，我越軍將無敵於天下，寡人無憂矣。少伯，你千辛萬苦覓得高人，又為越國立了一大功。」

范蠡未及答話，卻見他的貼身侍衛徐驍跑上台來，向勾踐、范蠡深深打躬道：「大王、范丞相，小人不才，願去向此女子討教幾招。」



勾踐笑著看看范蠡，范蠡點頭應允。他知道，徐驍的劍術，也曾得到過世外高人的指點，在十幾萬越軍將士之中，屬於一流高手。也想讓他去見識一下，好好看看南林劍女的劍術到底有多麼高深。

徐驍如飛一般奔至人圈中，大吼一聲：「弟兄們，我來了。」話音未落，已飛掠至南林劍女面前，青銅長劍橫空劈下。南林劍女舉竹劍欲迎，不料徐驍手腕一翻，長劍收回，劍尖卻直向南林劍女的咽喉刺來。南林劍女似是早料到了他這一著，竹劍已經守住了門戶，向外輕輕一蕩，便聽噹的一聲，就像一記重錘砸在了劍背上，右臂一震，寶劍險些兒飛了出去。

徐驍的劍術在越軍中是赫赫有名的。此時，那些圍攻的兵士都停止了進擊，自動地向外退了幾步，不眨眼地觀看著兩人的格鬥。

徐驍歷來爭強好勝，他不信這個山裏女子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本領。今天既有大王、丞相觀戰，又有千千萬萬的觀眾，他有意要露一露平生所學。於是，一柄長劍攜風帶電，舞得潑水一般，在南林劍女的上上下下，前後左右劈刺斬削。

南林劍女暫不還手，只是在輕敏迅捷的躲閃中細細地察看他的劍路。她見這個濃眉大眼的年輕小夥子劍法嫻熟，身形矯健，招招變中有變，力道沈穩，確非







等閒之輩，心中便有幾分愛惜之意，並不想很快便擊中他，使他退場。

徐驍卻不明就裡，一味地操劍欺進，愈戰愈猛。南林劍女左格右擋，只是不肯出擊。兩人鬥了多時，徐驍見她的竹劍向自己頭部削來，胸前露出空檔。便於蹲身的同時，倏然出劍，向她胸前刺去。

南林劍女似乎沒有察覺，身形不動。待劍鋒刺來，左手微抬，用兩根手指將劍刃牢牢夾住。

徐驍拼力往回抽劍，那劍卻像被鐵鉗鉗住一樣，紋絲不動。二人僵持了一會，南林劍女對他嫣然一笑，突然鬆手。徐驍冷不防被閃了個踉蹌，正要舉劍再刺，卻覺得肩頭被竹劍輕輕點了一下，一陣酥麻，「啞啞」一聲，鋼劍落地。

南林劍女扭頭向南走去，向圍觀的兵士們招手，讓他們繼續來攻。

不料徐驍卻老羞成怒，在眾目睽睽之下敗在一個女人手中，他感到無地自容。突然拾起地上的寶劍，怒吼一聲向南林劍女撲來。

南林劍女背對著他，毫無防備，眼看就要被刺中了，人們都心中一緊，爲她捏了一把冷汗。卻聽得「撲」的一聲，一條黑影在眼前晃了一下。再看時，場子裏已不見了南林劍女，連徐驍也不知去向。只有徐驍的鋼劍插在地上，而南林劍



女的竹劍卻穩穩地平放在劍柄上。

眾人盡皆駭然，都四處張望，尋找二人的蹤影。

忽聽得半空裏傳來了「格格格」一陣笑聲：「不要找了，我們在這兒呢？」

人們抬頭看時，不禁大驚失色。南林劍女竟在十幾丈高的旗竿頂端，左腿左手勾攔著旗竿，右手卻抓著徐驍的一隻腳，將他倒提在半空裏。口裏說著：「小子，賽場上要憑真本事，背後暗算可不是英雄所爲。下去吧！」手一鬆，將徐驍拋落下來。

校場上一片譁然，「啊、啊」的驚呼之聲四起。范蠡更是心驚肉跳。徐驍從十餘丈高的空中倒栽下來，非撞得腦漿迸裂，一命嗚呼不可。他一個箭步跳下看台，向旗竿下飛奔而去。

當他跑到旗竿下時，卻愣住了。只見南林劍女已穩穩地站在那裏，雙手平托著徐驍。向他一笑道：「范丞相，民女失禮了。」說完，將徐驍放下。

徐驍早羞得滿臉通紅，什麼話也沒說，低著頭一溜煙跑走了。

校場裏頓時響起了海嘯般的掌聲和叫好聲。

勾踐與文種等人也走下了觀禮台，來到了旗竿下。勾踐滿面笑容道：「姑娘





神功，令寡人耳目一新。自今日起，就請姑娘爲越軍總教頭，望姑娘幸勿推辭。」

「不，大王，我只能教授刀劍之術。而且要請剛才那位小夥子做我的副手，不知可否？」

「好，一言爲定，就讓徐驍跟隨姑娘，邊學邊教。」范蠡代勾踐答道。

「不過，兩軍交戰，並非只靠刀槍劍戟。遠距離作戰，還應以弓箭爲先。射箭卻非民女所長，尚須家父出面。」南林劍女一邊說著，一邊向東邊指了指。

在東面圍觀的群眾中，站著一位其貌不揚的乾巴老頭，縮肩躬背，骨瘦嶙峋，臉上佈滿了歲月的刻刀雕刻下的深深的皺紋，頭髮鬍鬚都已花白。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夾襖，看起來很不合體，而且髒兮兮縐巴巴的。

這便是聲聞遐邇，大名鼎鼎的南林山大俠陳音。幾年來，范蠡數十趟前往南林山，邀請陳音父女前來教授越軍，都被陳音婉言拒絕。他對范蠡說：「我已遠離塵世數十年，從不與官府地方交往，只以林泉岩壑、青松白雲自娛，野鶴之體，麋鹿之性，耐不得世俗的喧囂和煩躁。」

「再說，我這一輩子，最看不慣爲爭名奪利而你傾我軋，你攻我殺。更痛恨爲少數人的富貴而燃起戰火，使無辜的百姓生靈塗炭，家破人亡。幾十年來，吳國



攻打越國，越國再攻打吳國，殺來殺去，究竟爲了什麼？還不是爲了掠奪和攫取對方的金銀土地、玉帛子女，說到家，還不是爲兩國的王室貴族榮華富貴、紙醉金迷。可是，他們的富貴，卻是用多少將士的血肉和白骨，用多少人家的妻離子散換來的。這些戰爭都是非正義的，是罪惡的，是這個世界上最兇狠的魔鬼。」因此，他斷然拒絕出山，他不想讓自己清白的雙手沾上罪惡的血腥。

范蠡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苦苦哀求，最後一次說道：「可是老丈，你只說了一面道理。現在的現實是，越國已經爲吳國所亡，成了吳國的附庸，每年都要向吳王進貢大量的金銀粟米，這些可都是越國百姓的血汗啊！如果再不富國強兵，加強軍備訓練，有朝一日吳國再次舉兵來寇，我們只能引頸就戮，任人宰割。全體越國人民，就會成了淪入水深火熱中的真正的亡國奴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國破家亡，國人無不以之爲恥，老丈錚錚鐵骨，義薄雲天，難道就會對此無動於衷？就是爲了保家衛國，不受人欺侮，爲了自己，我們的軍隊和士兵，也應該具有能守善戰的本領。」

范蠡鼓動如簧之舌，終於將陳音說得怦然心動。他答應前來教習武功，但卻約法三章：一是他教習的武功，只能用於守疆保土的自衛，不能用以對他國進行





野蠻的攻城掠地；二是只能用來對付戰場上的敵人，不能用來屠殺無辜的百姓；三是只能用以除惡扶正，不可用以欺小凌弱。

范蠡對此一一答應，但心裏卻暗笑陳大俠太過天真，戰爭一旦打起來，哪裡還分得清白衛和進攻的界限？

陳音見女兒向他招手，便向這邊緩緩走來。步伐看似不急，卻是足不沾地，轉眼間已來到眾人面前。

勾踐忙趨前迎上，滿臉堆笑地說道：「寡人久聞丈人大名，如雷貫耳。聽說大俠的一弓三聯神箭，獨步天下，何不乘今日人多，略顯身手，讓三軍將士一飽眼福。」

陳音並不行參拜大禮，只像對平常人一樣，輕輕一揖說道：「大王過獎了，山野之人，不過為取山中飛禽走獸，揣摩了這套箭術，何談獨步天下？既然大王有令，在下便獻醜了。」

說著，從腰間取下一張檀木硬弓，在弦上搭上三支羽箭，左手持弓附，右手按矢尾，仰臉看看天上，卻無飛鳥經過。忽見頭上那面大旗，在西風吹拂下簌簌飄動，獵獵而舞，便輕輕拉弓，突然放弦。三支箭一支接一支流星般相繼飛出。



第一支箭將旗子上端的拉繩射斷，大旗向外飛揚。第二支箭又將旗子下面的拉繩射斷，大旗就要飄落。恰在此時，第三支箭又如飛而至，將旗子上端拉繩的斷頭，牢牢地釘在旗竿上，越國的這面鮮紅大旗，繼續在藍天麗日下迎風招展。

「好，妙極了。」勾踐滿面喜色，禁不住脫口而出。滿場子的人，都被這神奇精湛的箭術驚呆了，叫好之聲轟然四起，如浪如潮，雷鳴山響。

勾踐激動的面色緋紅，向沸騰的人群揮揮手，高聲喊道：「越國的兒郎們，從今天開始，陳大俠父女便是我三軍將士的武術總教頭，爲了我們越國，爲了我們的家園，爲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不受人欺凌，你們一定要好好學射術，學劍術，苦練不懈。現在，將士們跪拜謝師。」只聽得呼啦啦一陣聲響，校場上的四個越軍方隊，齊刷刷地跪了一片。

范蠡帶頭高呼道：「學好武藝，消滅敵人，保家衛國。」人們高舉刀槍，跟著大聲疾呼。將士們的情緒被點燃了，群情沸騰，歡聲雷動，他們爲有明師指教而興奮激動，爲復國雪恥有望而跳躍狂呼。熱烈騷動的氣氛，就像一陣強勁的旋風，迅速地漫捲了整個校場。

越王勾踐向人們頻頻招手，多年來在他心中凝結的屈辱和仇恨的堅冰，被這





股巨大的熱情漸漸融化。他幾步走到陳音面前，緊緊地摟住了他那瘦削的肩膀，顫聲說道：「謝謝，謝謝！」兩行熱淚卻從他那蒼白的臉頰上急速地滾落下來。

接著，范蠡安排好陳音父女教練事宜，便與勾踐等緩步向場外走去。

「少伯，咱們水軍進展如何？」勾踐突然問道。

「回大王，我越軍水兵已達五萬，大小戰船七百餘艘，正在東海日夜操練。另外，我們那兩艘餘皇大艦也已經造成，近期即將下水。」

「好，水軍、步兵雙管齊下，勤練不輟。記住，要給士兵們搞好伙食，多發些餉銀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時日一久，千萬不可懈怠，不管多少年，都要時時厲兵秣馬，劍拔弩張，讓將士們心裏永遠都充滿著仇恨。」

「是，大王訓示，范蠡謹記在心。」

文種緊走幾步，對勾踐說道：「大王，太史計倪已從魯國歸來，據說，魯國已派孔丘的得意弟子，能言善辯的子貢先生前往吳國遊說去了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這太好了。我們快回去，即刻召見計太史。」



勾踐在他的土屋裏召見了太史計倪，文種、范蠡也參加了召見。幾年來已經成了慣例，凡有機密大事，君臣們總是在這間小屋內進行，衛兵們遠遠地戍守著，閒雜人等一律不准靠近。

幾個月以前，從魯國傳來消息，齊、魯兩國關係又趨緊張，戰爭一觸即發。

齊悼公死後，其兒子壬繼位為齊簡公。齊簡公是個聰明人，他拜原來的宰相陳恒為右相，而以自己的家臣闞止為左相，以分散陳氏的勢力。

陳恒在齊悼公時一直把持國柄，飛揚跋扈慣了，一旦被削弱權柄，心中極為不滿。再看看朝中的大臣們，有許多已經不是自己的人，尤其是國書、高無平等，一直是陳家的死對頭，形勢十分不利。

他冥思苦想，終於想出了一條翦除異己的妙計。他對齊簡公說：「幾年以前，魯公與吳國聯兵，攻打齊國，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國人無不以為恥。先王對此一直耿耿於懷，盛怒之下身患絕症，終於歸天。此殺父之仇不可不報。」

齊簡公深以為是，決定發兵攻打魯國，報仇雪恨。陳恒乘機將自己的心腹全







部留在朝中，而將對頭冤家全部打發上了前線。推薦國書將中軍、高無平將上軍、宗樓將下軍，率大兵十萬，戰車千乘屯於汶上，打算一舉吞滅魯國。

得到這個消息以後，文種連夜叩見勾踐，見面即說道：「大王，好消息。」當他把事情說完以後，勾踐卻很漠然地說：「齊、魯之爭，無論誰勝誰負，誰興誰亡，與我們越國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大王，此事與我們的興國復仇計畫大有關係，」文種神秘地說道：「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我們應見機行事，設法讓吳國捲入這場諸侯之間的混戰。只要夫差蹙進了這渾水，不管勝負，都對我們越國大為有利。吳國若是慘敗，齊國定會乘勝追擊。到那時我們即乘機舉兵入吳，與齊師南北夾擊，桴鼓相應，一舉覆滅吳國；即使吳國勝了，他數千里跋涉，遠地征戰，也會造成重大傷亡，極大地削弱軍力。幾十萬大軍衣食住行，均須從數千里外的後方一車一船地運去，耗資巨大。對其國力財力也是一個重創，並且還會引起吳國民眾的強烈不滿，使其逐漸失掉人心。也就為我們以後的興越滅吳奠定了基礎。」

聽他這麼一說，勾踐忽然興奮起來，忙問道：「依丞相之見，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



「我們自然不能出面去勸夫差出兵。但是，我們應迅速派一機警幹練，能言善辯之人，去魯國遊說，讓魯國派人去吳國請求援兵。魯乃小國，兵少國弱。齊國大軍壓境而來，宗廟、社稷岌岌可危，肯定要像抓救命稻草似的四處求救。只是他們對吳國自覺歉疚，未必敢再向吳國乞兵。但若是他先向晉國借兵，我們的全盤計畫就落空了。」

「魯國因何對吳國有所歉疚。」

「數年前，魯、吳兩國攻打齊國時，吳國一支水師由徐承帶領，率大翼、小翼無數，自黃浦江口入海，在風高浪急、渺茫無涯的大海中行船數千里，終於到達了齊國的琅琊海口靈山灣。吳國的水兵很少在海洋中訓練，人人頭暈嘔吐，飲食甚少，在靈山灣停泊以後已經精疲力盡。本想休息幾天再登岸。不料當天夜裏，海風陡起。齊國埋伏在附近的千百隻小戈船突然衝來。這些小船如海馬游魚一般輕捷靈便，來往穿梭，四處舉火。一時火借風勢，風助火威，騰騰烈焰冲天而起。吳國的戰船被燒毀了十之六、七，士兵死傷兩萬多人。魯國本應趕往救援，但因山高水遠，鞭長莫及。爲此，魯國一直覺得對吳國有愧。」

勾踐聽完，神色又黯然了，喃喃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夫差對魯國銜恨在心，



肯定是不會出兵了。」

文種忙說道：「魯國君臣也正是像大王這樣想的，所以遲遲未向吳國求援。其實他們想錯了，夫差上次水軍損失慘重，他真正恨之入骨的是齊國，這一慘敗使他感到顏面掃地。這次能與魯國再次聯合攻齊，既可報上次的一箭之仇，更能在諸侯中揚名立威。只要魯國能派人來求，好大喜功，一心要做天下霸主的夫差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。」

勾踐大喜。於是，經過與文種、范蠡仔細商討篩選，決定派見多識廣，善於隨機決斷的太史計倪前往魯國。

現在計倪回來了。在這間陰暗潮濕的土屋裏，君臣們盤腿坐在勾踐的草鋪上，一邊喝著茶，一邊聽計倪簡略地講述他去魯國的經歷。

計倪數千里奔波，風塵僕僕地來到魯國。他沒先去見魯國的國君和大臣們，而是徑直去了曲阜，去面見孔丘。

孔兵那時已經是魯國的名人，或者說是諸侯各國的名人。他以仁學為基礎，創立了一整套儒家倫理學說和教育理念。他有弟子三千，其中精通六藝者便有七十二人，世人稱為「七十二賢」。





孔丘曾經周遊列國，到處講學佈道，傳播他的儒學思想和「仁者愛人」的倫理道德，在各國都形成了很大的影響。雖然諸侯列國整天忙於戰爭拼殺，搶奪地盤，把他的那些學說視做迂腐可笑的空話。但是，卻不能不尊重這位學識淵博、憂國憂民憂天下的老人，不能不重視他在神州大地上的影響。計倪正是想利用他的威望和影響，去說服魯國君臣。

他在當地人的指引下，來到了一處土牆圍起的小院。柴扉虛掩著，院子裏靜悄悄的，既沒有狗，也沒有雞，除了一條盈尺土徑外，到處都長滿了雜草，顯得甚是荒涼。他走進北面三間土牆草頂的低矮小屋，見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坐在一張桌子旁邊，桌子上擺滿了竹簡。他既沒有看，也沒有刻，只是瞪著一雙渾濁而又昏花的老眼，愣愣地盯著牆角。他頭髮花白而又稀疏，鬍鬚也沒有修剪，亂蓬蓬的。蒼老的臉上刻滿了核桃皮般的橫七豎八的皺紋。

計倪提著兩束豬肉，做爲晉見之禮，上前深深揖拜，然後以十分虔誠尊敬的語氣說道：「孔老先生，你好啊！」

孔丘抬眼看看計倪，是位陌生人，便問道：「先生從何處來？聽口音不是魯國人呀！」滿臉的陰鬱和憂慮就像一團厚厚的雨雲，仍沒有消散。



「我叫計倪，是越國的太史。是專程從會稽趕來拜見老先生的。」

聽說是越國人，三、四千里路專程趕來，孔丘略感驚訝，臉色開始和藹了一些，站起身來，指了指旁邊的一條凳子說道：「先生請坐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但不知先生來見老朽，有何賜教？」

「孔老先生，齊簡公傾全國甲兵屯紮汶上，就要進攻魯國，大戰在即，先生恐怕不能穩坐書齋，傳道授業了。」

「是啊，魯國就要亡了。可憐數十萬庶民百姓，又要生靈塗炭，白骨暴野了。計倪先生，你們這些在各國為君為臣的，怎麼只知道殺人越貨，就不懂得仁德，不知道愛人呢？」

「孔老先生，各國君臣也不盡相同，對您的仁愛儒學，我計倪便深深敬仰。當此魯國生死存亡之秋，先生為何不利用您的影響，救救魯國的百姓呢？」

「唉！」孔丘長長地悲歎一聲，像是從胸腔的最深處發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哀鳴：「如今的魯哀公尸位素餐，位同虛設，軍權都落在季康子手裏了。那季康子偏狹淺薄，不學無術，又那麼剛愎自用。如此狂妄無能之輩，實在不堪齊軍一擊呵。我這麼個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，又是風燭殘年的老朽怎能挽狂瀾於既倒呢？」





聽著孔丘淒惻哀憐的話聲，看著他那佈滿老斑皺紋的面孔，計倪心裏很不好受。這老先生一輩子倡導仁愛，爲此而奔走呼號，可是各國的掌權者們誰聽他這些陳詞濫調呢？空有滿腹經綸，兩肋錦繡，一遇上軍國大事，卻胸無一策，只能望空哀歎了。

他對孔丘笑笑說道：「老先生勿憂。世上有山就有路，有河就有橋，只要用對了鑰匙，就沒有打不開的鎖。吳國亡」不了的。」

孔丘突然抬起頭來，兩眼放出光芒：「這麼說，你計先生能救魯國嗎？」

「能！」計倪果斷而自信地答道：「但要借助老先生的威望和影響。」

「那麼，我能做什麼呢？」

「我們同去見魯哀公，勸他派人向吳國借兵。只要吳國發兵攻齊，自能解魯國之危。」

「吳國恐怕不會再發兵了，聽說他們上次出兵曾吃了大虧。」

「這點無須擔憂。只要你能勸魯哀公派人使吳，吳國發兵的事我計倪包了。」

「好！」孔丘激動地站了起來，對計倪施了一禮：「我先替魯國的百姓們謝謝先生。救兵如救火，我們這就走。」



他們連夜趕往朝中，終於說服了魯哀公，派出孔丘的得意弟子，能言善辯的子貢先生出使吳國去了。

聽計倪說完，勾踐欣慰地笑了：「計倪太史不辱使命，可喜可賀。但願子貢先生去吳國，也能不辱使命，馬到成功。」

「依夫差的脾氣，他定會發兵無疑。就怕伍子胥那老賊識破我們的用心，橫加阻攔，那時便會功虧一簣。」范蠡不無擔心地說道。他看了看文種，又小聲說道：「文丞相，該讓我們的勾大夫做點手腳了。」他指的是幾年前與文種一塊去吳國進獻美女，被夫差賞識而留任吳國大司禮的勾無苟。這是文種、范蠡精心策劃，深埋在夫差身邊的一顆重磅炸彈。在整個越國，也只有他們君臣四人知道。

「好吧，你派人通知他。但一定要小心，千萬不可露出任何蛛絲馬跡，他還應長期深藏不露。還有，」文種看看勾踐，繼續說道：「爲了確保萬無一失，大王和范丞相該去趟姑蘇城，多帶些金珠寶玩獻給夫差，以示忠心，給他吃顆定心丸。那伍子胥最擔心的，無非是怕我們乘虛舉兵。」勾踐雖然十分不願再見那個給了他奇恥大辱的夫差，但他知道這是打消夫差疑慮的上上之策，對自己來說是義不容辭的，於是便欣然應允了。







三

就在越國君臣們忙於練兵備戰，並千方百計想把吳國推入與諸侯混戰的泥潭的時候，吳王夫差也忙得不亦樂乎。

自從西施來到吳國，夫差如獲至寶。無論從形貌、氣質還是心靈上，她都是當今天下舉世無雙的第一美人。夫差從她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和無限的喜悅，也就千方百計想討得她的歡心。不管西施有什麼要求，他都要盡力滿足她。就是西施要摘下天上的月亮，要抱著月宮裏的小白兔玩，夫差也會毫不猶豫地命人造天梯。

有些西施不敢奢望或沒有想到的，夫差也都在盡力而為地辦著。這幾年，爲了西施，吳國境內同時興辦著三大工程，那就是擴建「姑蘇台」，興築「館娃宮」、開挖「一箭涇」。

夫差命司直王孫雄爲三大工程的總督造，並指定太宰伯嚭爲總督察。從吳國各郡縣抽調青壯民工數萬人，連許多軍隊的士兵也停止了訓練，夜以繼日地奮戰在三個工地上，全力趕工興建。吳國的百姓們當然都知道這些工程是爲西施而建



的，因而稱之為「西施三工程」。

相國伍子胥曾幾次極力阻攔這三大工程，直言不諱地當面對夫差說道：「三個工地上的民工死傷無數，百姓們因青壯男丁多被抽走，田園荒蕪，已經怨聲載道。說大王只顧自己享樂，不管百姓們死活。長此下去，三大工程完工之日，將是國庫虧空之時。勞民傷財，失掉人心，實乃亡國之兆。」

夫差聽後深深不以為然。他覺得這個伍老頭子越來越囉嗦，似乎事事都在找自己的麻煩。

如今正是國富民強，四海升平的盛世，此時不搞點大規模建設，什麼時候才能搞呢？況且王孫雄、伯嚭負責督辦這些工程，他們怎麼沒說這些敗興的事呢？這老頭子又在風聲鶴唳，危言聳聽，不是有意與自己過不去，就是老糊塗了。

因此，他對伍子胥的苦苦勸諫並不理睬，繼續我行我素。

有幾次他與西施說起這些事，頗有怨色：「伍相國怎麼變成個老婆嘴了，一天到晚就會饒舌。看來這人老了，就該待在家裏享享清福，不該多管閒事了。」

西施卻不置可否，只嫣然一笑說：「這都是國家大事，小女子可不懂得對與不對。再說后妃不得干政，這些事還是大王自己拿主意。」其實，西施何嘗不知





道，伍子胥說得太對了。這正是越國君臣們所希望的。可是，自己是越國派來的，肩負著「滅吳」重任，使命之一便是要挖空心思，不露痕迹地推動、煽惑夫差去大興土木。在這方面，自己並沒有主動地要求夫差去幹，一切都是順其自然，任憑夫差隨心所欲，這就已經有愧於越國了。怎能再去苦勸夫差勵精圖治，停建宮室呢？那樣豈不是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嗎？

於是，「西施三工程」仍在一刻不停地繼續進行。

本來，按夫差的計畫，這三大工程也想一件一件地進行。可是姑蘇台擴建工程太浩繁。他想為西施建造一座天下最高最大最雄偉富麗的宮殿，卻沒想到要用七、八年的時間。據王孫雄說，七、八年的時間也未必能真正竣工。他等不下去了，不能讓自己的美人住在那個臨時性的「麗人宮」裏委屈這麼多年。於是，他便下令在靈岩山上先建一座小型的別宮——「館娃宮」。

所以要選擇靈岩山，是因為這山奇崛靈秀遠勝於姑蘇山等其他山岫，人稱「吳中第一峰」。

且不說山上修竹青松，蒼翠欲滴，奇峰插天，寒瀑倒掛，景色清麗佳秀；也不說山臨太湖之濱，水因峰而秀，峰為水而活，白雲纏岫舞，綠水繞山轉，堪稱



天上人間。

更爲奇特的是，這山上千百年來，有許多能工巧匠一代接一代地留下了數不勝數的雕刻傑作。他們依照山峰的自然形態，因石就勢，雕琢出許多飛禽、走獸、游魚、蟲豸、花木。在方圓一千八百多頃的山巒之中，到處星羅棋布地蹲伏著龍、虎、獅、象、犀牛、羚羊、奔馬、脫兔等大小野獸，棲息或飛動著雄鷹、禿鷲、巨鷗、鴟鵂、猛鷲、大鵬等飛禽以及石龜、石蛇、蟾蜍、鴛鴦、靈芝、牡丹……無不唯妙唯肖，栩栩如生。經過上千年日月精華的滋養，似乎都已經具有了生命，充滿了靈性，靈岩山正是因此而得名。

在這裏建造「館娃宮」，雖然規模稍小一些，但是有這些精美絕倫佳天下的雕琢工藝，聊可補壁。他不僅要把「館娃宮」，而且要把整座靈岩山，捧送給他最親、最愛，視之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美人西施。

館娃宮已於前幾天竣工，夫差今天便急不可耐地要與西施遷去居住。

他決定不再坐那輛鑲金龍鳳大馬車，而是坐船沿「一箭涇」前去。

「一箭涇」是夫差突發奇想，妙手偶得的一項傑作。有一次他登上姑蘇台，遙望著東南方向的靈岩山，心想：將來「館娃宮」和姑蘇離宮都修建完畢，他要與





西施在兩地輪番居住。但從姑蘇台到靈岩山，坐車去峰迴路轉，須繞行七、八十里。若是從這裏徑直開鑿一條水溪，既大大地縮短了里程，又可免去車馬顛簸之苦。一念及此，他便引弓搭箭，向著靈岩山「嘸」地射出一道流矢。並下令沿著他射箭的方向，開挖一條筆直如線的水溪。

不久，成千上萬的民工便開始開山闢嶺，鑿石挖土。三個月前，水溪挖成，便取名「一箭涇」。

今天便從這條水路通往靈岩山，這還是夫差和西施第一次坐船出遊。

隨著出行器樂的奏鳴，裝飾一新的龍舟下水，前後都有水兵駕舟護衛。一溜輕舟彩旗飄飄，甲仗鮮明，沿著清澈碧藍的溪水向東南緩緩而去。河面上到處鋪展著傘蓋般碩大的綠色荷葉，紅色的蓮朵像一支支火炬高擎著，不時地驚起一條條游魚，「刺啦啦」飛竄出水面。

頭上水鳥盤旋，逐舟嬉戲。兩岸種滿了各種花卉香草，一股股濃郁的清香味直往人鼻孔裏鑽。

夫差坐在船艙裏，摟著西施的雙肩，憑窗眺望，心情怡然自得。

「愛妃，你不是說後宮裏太憋悶嗎？這下可好了，我們就住在館娃宮，山清水



秀。那是你自己的宮殿，你回到大自然中去，又成了山裏的女孩子了。」

西施感激地向夫差的懷裏偎了偎，對他微微一笑。這個男人，對自己的關心真正是無微不至，自己隨隨便便一句話，他都清楚地記在心裏。爲了自己，他會捨得一切，不顧一切。她不能不受感動。

「大王，這次去館娃宮，該帶上鄭旦妹妹，讓她一塊前來才是。」

「她身體不好，這次就不帶她了。唉，這孩子，哪裡都好，就是小心眼，還不是苦了自己。要是把她也帶來，不定爲啥事又要生氣，弄不好又得鬧病。」

西施默然了。這幾年，她與鄭旦的關係越來越冷漠疏遠，甚至有些僵持。鄭旦太爭強好勝，事事都想拔頭籌，爭第一。夫差封自己爲貴妃，只封她爲偏妃，已經使她老大不高興。偏偏這個夫差又常常在自己那裏過夜，很少去鄭旦房中。自己多次勸夫差要雨露均施，特別是對鄭旦妹妹，更應該多加愛撫。她那麼年輕，又那麼美，不應該受到冷落。可是夫差卻說，與鄭旦在一起，只有那稍縱即逝的肉體歡娛，卻沒有心靈上的享受。她那無休止的肉慾糾纏，常常使自己生厭，了無情趣。

聽夫差這麼說，西施一下子明白了。一個女人對待男人，不管他多麼愛你，





都應該有所保留，讓他始終有新鮮感，始終有所追求。特別是在心理上，應該保留一些他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。不然，若只是滿足性慾的發泄，他很快就會生厭，覺得索然寡味。這莫非就是文種丞相當年說的，在情場上的彼此角逐，永遠難分勝負的持久戰？

可惜，鄭旦卻弄不懂這一點，只知道嫉妒、吃醋、生悶氣。對自己甚至由妒而怨，由怨而恨，竟至於好長時間對自己不理不睬、白眼相加。好像夫差冷落她，全是我西施的過錯。唉，我該怎麼辦呢？自己曾試圖向她解釋清楚，可是這種事越說越不清楚，越描越黑。

自己與鄭旦本是一同被越國派來的，肩負著興國的使命，原來像親姊妹一樣，想不到會鬧成這個樣子。兩人如此隔閡甚至敵對，弄不好會出大事的。

文丞相啊文丞相，你自以為足智多謀，神機妙算，卻算不透女人的心。讓兩個女人共事一個男人，這份尷尬與難堪，這種像毒火一般的妒情，這種隨時都能爆發的潛在的危險，會使你的復仇計畫毀於一旦，你可曾料到嗎？不行，自己無論如何也得說服夫差，讓她好好地關愛鄭旦妹妹。

見西施多時不說話，臉上又有憂容。夫差有些著急：「西施姑娘，你的心地



也太善良了。鄭旦就恨我到你房裏睡，你卻讓我多去陪她。好了，好了，過幾天寡人便派人把鄭旦接來就是了。」

「真的？大王可不能騙我。」西施高興地摟住了夫差。

夫差哈哈大笑：「真的，我的美人兒。寡人一言九鼎，決不食言。」

龍舟順風揚帆，一會兒便駛到了靈岩山下。夫差一行棄舟登岸，由太宰伯嚭在前面引路，先觀覽山中的各處名勝。夫差、西施挽手緩行，小捷、鳶緊隨在後面。前後左右則遠遠地散佈著許多侍衛兵丁。

走到山頂，越過一塊開闊地，伯嚭領著向西拐去。順著一條五顏六色的鵝卵石鋪成的小徑，走不多遠，便進入了一個石峰林立的幽境之中。山石奇形怪狀，姿態各異，變化萬千。有的孤石矗立，如一臂擎天；有的凌空懸伸，如鷗鵬展翅；有的連綿不斷，你擠著我，我扯著你，如波湧浪滾，似群獸爭奔……

石徑隨山石而轉，蚰蜒盤旋。忽然山重水複，路徑已斷，側身繞過一個山嘴，又豁然開朗，出現了新路，如夢如幻，撲朔迷離。

山石上有大大小小的許多空穴，小者僅可容身，大的有十幾間屋大。人鑽進洞裏，雲團霧氣也隨之擠入，幽森清涼，雖盛夏亦如深秋。從石壁上的縫隙中向







外觀看，時見藍天一方，白雲數朵。時見遠山一縷，湖水一掬。西施一路觀覽，一路驚歎。夫差以前也很少有閑情逸致來遊此山，禁不住感慨道：「我吳國淨是神山聖水，寡人至此，盡得世外仙境，步移景遷之趣。」

轉出山洞，忽然不見了伯嚭。西施問道：「太宰哪去了，莫不是迷了路？」

夫差笑道：「休要管他，我們且回宮去歇息一會。」

這裏的宮殿雖然規模不大，但卻是一座由數十個小宮室組成的建築群，個個玲瓏典雅，設計精巧，一殿一式，絕不雷同。而且每個宮室之間，都有曲折蛇行的迴廊相連通。居中一座，金碧輝煌。殿前的迴廊，比其他地方更爲華美別緻。夫差引著西施、捷鷺向這裏走去，說道：「靈岩山上整個建築統稱『館娃宮』，這座主殿是你的寢宮，寡人爲它取名叫『苧蘿殿』，殿前有池，叫『浣紗池』，愛妃對這名字可喜歡？」

「啊，太好了，大王想得可真周到。」以自己家鄉的山水爲宮殿命名，這是夫差深愛自己，爲使自己高興而煞費的一片苦心。西施的心裏騰起了一陣熱浪。

他們走近了苧蘿殿的長廊，卻見伯嚭早站在那裏等候了。他對著宮內大喊道：「大王和西施娘娘駕到。」然後向夫差神祕的眨眨眼。



殿內響起了鐘磬之聲，接著奏響了婉轉悅耳的音樂。樂聲一停，夫差對西施道：「愛妃，先進你的寢宮看看，我與太宰說幾句話。」

西施款移蓮步，慢慢地踏上了迴廊光滑漆亮的地板。突然，響起了隆隆的響聲，像是從極遠極遠的天際傳來了沈悶的雷聲。西施頗感訝異，抬頭四望，卻是萬里晴空，略無雲絲，又緊走幾步，怪聲再起，這次像是馬蹄急驟，金鼓鳴響，又像是有千軍萬馬在不可知的遠方吶喊拼殺。西施大吃一驚，喊了一聲：「大王！」猛地轉回頭來，向著夫差飛跑起來。而此時，那遠方傳來的聲音又變了，變得清脆而幽深，嘹亮而渺遠，似有似無，似真似幻，虛無縹緲，不可捉摸，也不知是從哪裡傳來的，像是從碧霄白雲之間飄來，又像是從地心深處傳出。

西施驚惶失措地跑出迴廊，一頭撲進夫差的懷裏，氣喘吁吁地問道：「大王，大王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夫差哈哈大笑，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指著伯嚭說道：「問他，去問他。」

伯嚭忙滿臉堆笑地解釋道：「西施娘娘不要驚慌，這可是大王對您的一片深愛。幾年前，大王命老夫監選館娃宮，這個『娃』就是您，姑蘇人稱漂亮的女孩為『娃』。大王想給您一個驚喜，可是宮殿建得再巧，也沒有什麼太出新之處，就





從魯國專門請了能工巧匠，建了這個『響屨廊』。」

「響屨廊？這麼說，那些古怪的聲音都是在迴廊裏產生的？」

「娘娘聰慧，一點就通。建廊之前，先在地下挖了一個深深的石壁坑道。坑道內排滿了尖底圓口的陶甕。然後再覆以地板，地板下面是許多彎曲的銅片。人一踏上去，地板震動，引起銅片彈跳，一端擊打著陶甕，就會發出清脆的聲音。再加上陶甕吸納、鼓蕩空氣產生的渾厚之聲，隨著腳步的快慢，便能變幻出各種各樣的音樂之聲。」

聽著伯嚭的解釋，西施的臉上現出了雲霞似的燦爛的笑容。夫差為自己花掉了這麼多的心血，讓她的心裏大為激盪。君王的愛，君王的情，君王的一片赤誠之心，使她惶恐了。他在深深地愛著自己，而自己呢？這麼些年了，自己愛過他嗎？自己曾經感激他，有時也喜歡他，但這是真的愛嗎？

於是，在被愛與愛的選擇上，她第一次感到了一絲內疚。

她突然抬起頭來，雙手握成拳頭，擂打著他的胸膛，嬌嗔地喊著：「爲啥不早告訴我？你真壞！又真好……」她有點語無倫次，眼睛潮潤了。

夫差陶醉了，捧起她的臉蛋，親昵地說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只要你喜歡，我



可以把整個吳國給你。伯駘，歌舞開始吧。」

剎那間，樂聲如潮水湧起。響屨廊右邊的門戶開了，一群穿紅著綠的舞伎飛了出來，在長廊的地板上翩翩起舞，伴奏的音樂停下了，而舞伎們足下卻發出了更優美更協調的奏樂之音。

西施已經無心觀舞，他貼在夫差的耳朵上呢喃著：「大王，我們休息吧，我想要……」這是幾年來西施第一次主動求歡，而且不是暗示。夫差不能自制了，他悄悄地扶起她，悄悄地走進寢宮。

還是豔陽高照的大白天，外面仍在載歌載舞，他們放下窗帷，垂下軟帳，赤條條地滾在了一起。響屨廊傳來的奇妙的音樂，將他們送上愉悅的頂端……

夫差沒有食言，五天以後，他把鄭旦接來了，安排在苧蘿宮東面不遠的蕊珠殿。然而，他去蕊珠殿過夜的時候卻仍然很少，西施雖然著急，卻也無可奈何。一國之君，本該三宮六院，享受無數的女人。可這個夫差，怎麼會對自己癡情得近乎癡狂，簡直要黏到自己身上了。除了自己，他幾乎成了個不近女色的清教徒。都說男人對女人見一個愛一個，喜歡獵奇，容易厭舊。可他呢？他的脾氣、心思可真難以捉摸。





#### 四

子貢先生騎著一頭健碩高大的灰驢子——他奔走於諸侯列國經商的座騎，經過十幾天的跋山涉水，終於來到吳國的都城姑蘇。

仰視著那巍峨矗立、氣勢逼人的城牆，看著把守城門的那些盔甲鮮明，荷槍佩劍的吳兵，他不免有些心虛膽怯。老師孔丘向魯哀公推薦自己這個被譽為「瑚璉」寶器的學生，來吳國向夫差遊說乞兵，能成功嗎？越國太史計倪倒是打了包票，但是天有不測風雲，諸侯間的事錯綜複雜，誰又能料得準呢？

自己的這位老師，自詡為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……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」，可是這有什麼用呢？面對強齊入侵，卻是束手無策，徒呼奈何。天天高喊「仁愛」，到頭來卻是一句空話，不要說挽救魯國，就連對那些終日衣不蔽體，食不果腹的百姓們，也毫無任何實際的幫助。

他對幾十年來，跟老師所學的這些學問的價值，開始有所懷疑了。看來，在這個列強爭鋒，戰火紛飛的年代，要想救亡圖存，還得靠兵強馬壯，靠大刀長矛。子貢騎在驢子上想著心事，慢慢地向城門走去。



「什麼人？滾下來！」

突然一聲炸雷似的吼叫，使他渾身打了個哆嗦，連忙翻身跳下騾子。抬頭看時，卻見面前一匹青鬃烈馬上坐著一位身材魁梧，滿頭銀絲的老將軍，正在用那雙如電似炬的眼睛，冷冷地審視著他。他馬上意識到遇上了誰，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的伍子胥，在這個世界上幾乎無人不知，比他的老師孔丘名氣還要大。

「你是哪國人，來姑蘇幹什麼？」

「小人端木賜，魯國人。常年在列國經商，今日來到姑蘇。」他閃爍其詞的回應著，本來到姑蘇是要先見伯嚭，然後拜見夫差，最怕被伍子胥知曉。誰知冤家路窄，一進城門就碰了個正著。

「噢，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子貢先生。眼下魯國已危在旦夕，你還有心四處跑生意？恐怕是來當說客的罷？帶走！」伍子胥厲聲喊道。

立即撲上來兩名兵丁，將子貢雙手縛住，跟著伍子胥走進城門旁邊的一間更房裏。伍子胥坐穩之後，讓人端來一條凳子，讓子貢坐了，然後劈頭問道：「你是孔丘的學生，原本是衛國人，對吧。」

「是。」子貢老老實實地回答。





「說實話，你可是來勸我大王出兵伐齊的？」

「老太師明察秋毫，在下正是爲此而來。」子貢知道面對這樣一個人，說假話是沒有用的，還不如實話實說。

「是孔丘叫你來的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哼，」伍子胥冷笑一聲，憤然說道：「齊軍伐魯，與吳國何干？你自家院裏起了火，不設法撲救，卻把火種往別人家屋上引，是何居心？孔丘滿口『仁者愛人』，難道只愛魯國人，就不愛吳國人，這也叫『仁』嗎？」

「老太師此話謬矣！就是鄉間草民，一家失火，也是四鄰幫救。何況吳國乃仁義之邦，豈能見死不救。現在魯國兵微勢弱，無力抗拒暴齊，已危如累卵。萬般無奈，才懇請吳國舉正義之師，救魯民於水火之中。還請太師悲天憫人，給予成全，則魯國上下將感恩垂泣，永不忘懷。」

「孔丘不是學富五車，才高八斗，滿腹經略嗎？他是名滿天下的當代賢者，該有退敵之策才是。區區十幾萬齊兵，算得了什麼。」伍子胥一向瞧不起那個滿口空論的孔丘，便不失時機揶揄譏諷。



子貢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但卻不敢發怒，只得低聲下氣說道：「老太師取笑了。老師孔丘博學多聞，滿腹經綸不差，但他研讀教授的是儒家經學，與殺伐征戰的兵家之道風馬牛不相及。面對強齊攻城掠地，只能是『秀才遇見兵，有理講不通』，他能有什麼退敵之策呢？況且齊國伐魯，意在奪取霸主之位，這恐怕也對吳國不利。」

「胡扯。現在晉國乃是中原的霸主，將來就是換上齊國，對吳國也沒有半點不利。」

「老太師難道看不出來，齊國如今野心勃勃。他滅魯吞衛之後，恐怕下一個目標就要對準吳國了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伍子胥突然大笑起來，笑得鬚鬚亂顫：「你這巧言令色之徒，自以為巧舌如簧，便能騙得老夫？可惜你連天下大勢都不知，還在此妄言時局。齊國西有強秦，南有勁楚，又想與軍力強大的晉國爭奪霸主。他還敢覬覦數千里之外的吳國？今日實言相告，我們吳國絕不會出兵伐齊。你可能也聽說過，如今越王勾踐正在加緊練兵，已經箭上弦，劍出鞘，磨刀霍霍，志在滅吳復仇。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越國，而不是齊國。現在吳國只能強兵備戰，保境自安，絕不會捨







了胸膛顧脊梁，勞師糜餉，千里遠征。」

說著，伍子胥站了起來，大喝一聲：「來人，立即將這位先生送出城外二十里，逐其出境。」又對子貢說道：「今日老夫不難爲你，速速離吳回國。若是在我吳國境內搖唇鼓舌，搬弄是非，我這七星寶劍定會砍下你的腦袋。」

子貢被押送出二十里外，獨自一人牽著那頭灰騾子，在齊姜村一帶蹣跚而行。頭上陰雲密布，潮濕的東南風呼呼地颳著，天地間一片淒涼黯澹。

子貢的心情就像這滿天的雨雲一樣，陰暗而又鬱悶。「完了，魯國要亡了，我和老師將與幾十萬魯國百姓一樣，從此成爲亡國之奴、喪家之犬了。」他心裏在哀歎著。他似乎看到了老師孔丘那充滿了無限憂慮的面孔和疲憊蒼老的身影。他真不知自己這樣兩手空空地回去，該如何面對那位可憐的恩師。至於魯哀公那裏倒無所謂，自己又不是他的命官，不食他的俸祿，用不著對他負責。

他心緒灰敗，蹣跚而行，漸漸地走近了一片樹林。突然，從樹林中閃出了一位身材瘦小的鄉村老頭，跟他正走了個對面。那老頭向他施了一禮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這位可是子貢先生？緣何如此悶悶不樂？」

「在下正是子貢，請問你是何人？」子貢懶洋洋地說道。



「我是何人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子貢先生前來搬取救兵，卻無功而返，將如何向你的老師交代呢？」

子貢奇怪地看看這位鄉間老頭兒，心想，他怎麼知道我是來乞兵的？莫非是有意地奚落自己？便冷漠地說道：「誰說我是來搬兵的？我端木賜足為遍天下，都是為貨殖行商，緣何要搬什麼救兵？」

「好了，子貢先生，不要打啞謎了。吳王夫差並不在姑蘇城，他這些日子一直住在靈岩山館娃宮裏。你快去靈岩山吧，太宰伯嚭正在那裏等著你呢！」

「真的，此話當真？」子貢就像平地裏揀了個金元寶，心中一陣狂喜。

「千真萬確，我老頭子敢對天起誓。」

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「這你就不用多問了，反正是吳國的百姓。」說完，這老頭兒看也不看他一眼，轉身就走了。

其實，此人正是化了裝的越國下大夫、吳國大司禮勾無苟。這些年，他在吳國一直深居簡出，小心謹慎地恪守自己的職責，得到從吳王、伍子胥到朝中每個大臣的信任和尊重。而在暗中，他卻刻意地結交太宰伯嚭，兩人成了無話不談的





莫逆之交。

得到越國傳來密報，說是子貢先生要來，他便與伯嚭密談過，並給伯嚭送上了黃金五百兩，說是魯國人專程送來的孝儀，事成之後還有重謝。伯嚭滿口答應盡力成全此事。

今日子貢入城，誤撞了伍子胥的大網，然後被逐出境，這一過程都被他按下的眼線看得明明白白。因此，他便裝扮成一個鄉間小民，在齊姜村一帶等候著子貢。事情辦完了，他便迅速地消逝在那片樹林裏，真是來無蹤去無影，人不知鬼不覺。

子貢興沖沖地來到靈岩山，事情辦得出奇的順利。伯嚭果然在山下等著他，立即帶他去謁見夫差。當他說到齊簡公、陳恒吞滅魯國，意在問鼎中原，爭當天下的霸主時，伯嚭一張生花妙嘴也在旁邊極力煽風點火，夫差終於怒不可遏，霍地站了起來，大聲罵道：「齊簡公黃口小兒，竟然如此狂妄。不用說了，寡人決意出兵救魯，殺殺齊國的威風，報我幾年前水軍慘敗之仇。」

子貢終於完成老師交給他的使命，第二天便高興地離開了吳國。

他前腳剛走，伍子胥便怒沖沖地上了靈岩山，一見到夫差，就高聲嚷道：



「大王，聽說你已答應子貢要舉兵伐齊？」

「是的，扶危濟困，仁義之舉，鋤強除暴，正義之師。寡人伐齊之意已決。」

其實，伍子胥心裏非常清楚，真正促使大王伐齊的原因，無非是想爭那個天下霸主的位子，這是多年來引得他饑涎欲滴的一塊肥肉。

但這事不好明著挑開，他只能據理力爭：「大王，伐齊之事，萬萬行不得。」

臣擔心這是越國和魯國合謀設下的一個圈套，想乘我出兵之機，乘虛而入。」

「你怎麼老是越國、越國的，越國早已臣服多年，侍奉寡人一直小心謹慎，唯忠唯孝。你怎能總是這麼疑神疑鬼，風聲鶴唳？」

「大王，老臣並非危言聳聽。勾踐這幾年日夜練兵，趕造戰車巨艦，一直不忘石室養馬之恥，志在滅吳復國。其亡我之心昭然若揭，路人皆知，實乃吳國的心腹之患。這個時候，我們怎能千里迢迢，勞師遠伐呢？挺胸迎齊之劍，袒背受越之矛，兩面受敵，豈不危哉？」

見他侃侃而談，說得唾沫四濺，夫差深感不悅，認為這老頭太倔，對越國成見太深。但又一時不知如何才能說服他。正在遲疑，卻見伯嚭從外面進來稟道：「大王，越王勾踐和范蠡親來向我國進貢，正在外面候見。」





「好，他們來得正好，寡人倒要親自問一問，讓他們進來。」

勾踐、范蠡躬身來到大殿，行至夫差面前，雙雙跪地叩首道：「罪臣勾踐、范蠡拜見大王，恭祝大王千歲千千歲。」

「勾踐，你怎麼想起親自來進貢了？」夫差問道。

「自從蒙大王不殺之恩，赦勾踐回越，倏忽已近四載。勾踐日夜思念大王浩蕩之恩，難以爲報。便想乘此例行納貢的機會，前來謁見大王，以聊慰罪臣感恩懸思之心。」

「平身，賜座。」夫差說完，瞥了伍子胥一眼，意思是說，你看這麼個猥瑣老實之輩，像是個敢於進攻吳國的人嗎？

等勾踐、范蠡坐好之後，夫差又突然問道：「勾踐，聽說你在越國，日夜練兵不輟，可有此事？」這話當然是問給伍子胥聽的。

勾踐並不著慌，這是他們早就料到的問題，忙躬身答道：「稟大王，確有其事。近年來越國境內連連遭災，饑民流亡，盜賊蜂起，局勢十分不穩。訓練軍隊不過是爲了保境安民。」

夫差正要再問什麼，突然見小捷驚慌慌張張地跑進來，向夫差說道：「大



王，不好了，西施娘娘的病又犯了。」

夫差神色大變，驚慌地問道：「很嚴重嗎？」

「倒不很嚴重，跟前幾次差不多。」

夫差本想立刻就跑去看望西施，但當著越國君臣的面，他不好意思為了一個女人而失態，只好盡力穩住自己，說道：「還不快去請御醫來診。」剛說完，忽然看見范蠡，想起了當年他為自己治病，藥到病除的往事。便笑道：「眼前放著個現成的神醫，寡人倒忘了。就請范大夫為西施診治一下如何？」

范蠡領命而去，這裏的談話仍在繼續。

伍子胥用冷冰冰的眼光看著勾踐，凜然問道：「你們練兵是為保境安民，那麼大批地趕造戰車戰船又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回太師的話，越國並未趕造戰車，那東西在越國沒有用。修造船隻是的，而且還造了幾艘大船。太師知道，越國東南臨海，境內江河縱橫，一切運輸多靠船隻，就是向吳國貢獻奇石、大木之類，沒有船隻也是不行的啊！」

夫差聽著他的回答，滿意地點點頭。然後又問道：「勾踐，寡人意欲舉兵伐齊，以援救魯國，你以為如何？」





勾踐思索了一會兒，才慢慢說道：「吳國與齊國之間，相距數千里之遙，山屏水障，行軍十分不易。不過，」他遲疑了一下，又說道：「魯國乃弱國小邦，值此危急存亡之秋，大王若能舉正義之師，伐無道，救弱小，大王仁義之名便會不脛而走，不翼而飛，彰四海而傳千秋。況且齊國號稱中原大國，虎狼之師，強悍之旅，若能將其一舉擊敗，大王自能揚威天下，讓暴齊膽戰，諸侯心服，亦實為霸主事耳！」

這些話，恰恰搔到了夫差的癢處。但他看看伍子胥，又突然冷笑一聲，問勾踐道：「你亦勸我出兵擊齊，莫非是想乘吳國兵力空虛，舉兵來寇不成？」

勾踐被這句話驚得彈跳起來，手足顫抖，面如土色，撲通一聲跪在夫差腳下，泣聲說道：「蒼天在上，后土做證，勾踐至死不負大王恩德。若有半點欺心，必亡於刀俎之下。倘大王不放心，出師之日，越國願派三千精銳甲士，由越國第一猛將諸暨郢帶領，隨吳師伐齊。罪臣亦願隨軍前往，再給大王牽馬墜鐙，身冒矢石，雖死無憾，以剖白臣對大王的一片忠心。」

夫差哈哈大笑，得意地看看伍子胥。這還有什麼可說的，越國的國君都要隨軍征戰了，他們還怎麼來進攻吳國呢？真是杞人憂天的無稽之談。



他笑謔地對勾踐說道：「愛卿平身。你可命諸暨郢帶三千越兵，近日來姑蘇城駐紮，準備伐齊。至於愛卿，就不要去了，因為你總是一國之君嘛，寡人信得過你。」

伍子胥再也沒料到，勾踐會自請赴戰。雖然仍是滿腔怒火，此時卻什麼也說不得了。

再說范蠡隨捷鳶來到苧蘿宮，西施早迎到了寢室門口，看上去並不像生病的樣子。她向捷鳶使個眼色，捷鳶懂事地跑到宮門外望風去了。

空蕩蕩的宮室裏，只有他們兩個人了。兩個人的心裏，都是狂飆鼓蕩，大潮洶湧。四年了，一千多個日日夜夜，在他們的腦海裏，在心的深處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閃動著對方的面容，呼喚著對方的名字。現在兩人對面咫尺，四目相視，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。

西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突然撲到范蠡的懷裏，兩手狠狠地撕抓著他的後背，嗚嗚地哭了起來：「范哥哥，你好狠心，好幾年了，也不來看看我。」

范蠡的雙眼潮濕了，心像被什麼東西拼命地嚙咬著。是啊，這麼長時間都沒來看看自己的心上人。可是，沒有機會，沒有理由，自己不能來，也不敢來啊！







他能說什麼，只能輕輕地撫摸著她抖動的雙肩，柔聲問道：「西施妹子，這幾年過得還好嗎？」連他自己都覺得，這話問的是如此蒼白和空洞。

「能好嗎？與心上人生離死別，天各一方，就是天天錦衣玉食，又有什麼意思？」西施抽泣著說。

她忽然抬起頭來，仔細地端詳著范蠡，他臉色更加黝黑，眼角周圍分布著許多細細的皺紋，雙鬢已經無情地鑽出了幾根銀絲，滿嘴的胡茬變得又粗又黑。啊，范哥哥見老了，已經三十多歲了。

「范哥哥，你成家了嗎，有妻室了嗎？」西施試探著問道。但她不知道自己希望聽到的，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答覆。

范蠡神色黯然地搖搖頭，喃喃說道：「沒有。我說過，不管多少年，我都要等著我的西施妹妹。」

又是一陣颯風掠過了西施的心頭，她的心在顫慄，在流血。自己早已委身於另一個男人，每日都與這個男人紙醉金迷，狂歡淫樂。而最初的戀人，一個三十多歲的身居丞相高位的男人，卻仍然在為自己守身如玉，這太不公平。

「范哥哥，聽妹妹的話，你還是成家吧。你身負重任，每日勞碌奔波，身邊需



要有個女人愛撫，呵護，更需要生活起居上的料理關照。」西施焦急地發自內心地苦勸著。

「不，我范蠡堂堂鬚眉，絕不對心上人食言。我們不談這些了。西施妹妹，夫差對你好嗎？」

「嗯。」這輕輕的一問，竟像是一記重錘敲在了西施的心上。她忽又想起了夫差對自己的種種好處。禁不住痛苦地從范蠡的懷中往外抽了抽身子。她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，還是照實說了：「他對我很好，好得不能再好。」她用尷尬的無助的眼神瞅了瞅范蠡，一個柔弱的女子夾在兩個強大的男人之間，一個深情，一個厚愛，她都無法也無力拒絕，這是多麼深沈的悲哀。

「那就好。只要他對你好，我這心裏也好受些。西施妹妹，爲了你的安全，爲了我們的早日重逢，你也一定要對他好。」范蠡自己也弄不清了，這些話究竟是真誠的還是違心的。

他似乎發現了自己的失態，更發現了西施的難堪，急忙調整話題：「聽說你又犯病了，嚴重嗎？來，我給你號號脈。」

西施對他淒然一笑，眼角上掛著一顆晶亮的淚珠：「見到你我的病就好了。」





偎在你懷裏，貼著你的心，我什麼病也沒有了。」

啊，原來是這樣，范蠡恍然大悟，更加用力地抱緊了西施。忽聽窗外輕咳了一聲：「西施娘娘，時間挺久了。」是捷鷺在提醒他們。

范蠡一下子鬆開了手：「西施妹妹，我該過去了，免得他生疑。」說完，在她臉上吻了吻，邁開大步走了。西施怔怔地站在那裏，看著他漸漸逝去的背影，兩行熱淚緩緩地流了下來。

范蠡回到大廳時，這裏的空氣已變得十分和諧，除了伍子胥仍然緊繃著臉，其他人都是笑容滿面，談笑風生。一個宮女正穿梭著給他們分頭倒茶。

「稟告大王，西施娘娘不過偶感風寒，勾起了舊恙，並無大礙。罪臣已為她開了藥方，服藥後即可痊癒。」范蠡向夫差行禮後說道。

「好啊，范大夫果然是扁鵲再世。伯嚭，你讓人準備一下，今夜就在這館娃宮裏設下盛筵，寡人要親自為勾踐、范蠡接風洗塵。」

〈浣紗之女 終〉

◎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西施完結篇《英雄之淚》





# 西施

浣·紗·之·女

游離在男人股掌間的

天下第一美女

一個夾在兩個強大男人之中，周旋於  
虎狼之隙間的柔弱、善良、嬌媚絕色的女人。

一首盪氣迴腸，哀婉淒美的愛情悲歌。

一場充斥著陰謀、仇恨、貪婪和血腥殺戮的戰役。

一幅彌散著淫蕩、靡亂、肉慾和獸性的腐爛畫卷……

ISBN 957-452-426-4



9 789574 524266

00159



特價閱讀

NT\$159元

分局 控制  
60.42